

我的軍旅生涯

綠水兵與藍水兵

〔作者速寫〕孫晉福，八十四歲，海軍下士退伍。

在臺灣，聽說或見過中華民國海軍身穿綠色水兵服的人應該很少了，曾穿過綠色水兵服的人，更可說是鳳毛麟角！

這已是快七十年的陳年舊事，只有那個年代在大陸沿海港口內陸河港或者在剛光復的臺灣，才會遇見這麼一群可愛的「海軍保全人員」。

海軍是國際兵種，世界各國海軍制服雖有些微差異，但大致相同。當年我國的海軍制服，官員制服不論將、校、尉等級都是一致，區別在於肩章、領章和袖口的級別。士兵制服區別上，上等軍官，但於帽徽有別；中士以下是水兵服，水兵的大盤帽無簷，黑色帽帶上繡金字樣；艦艇兵繡以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名，其他一律繡以「中華民國海軍」。

世界海軍中的異類

自民國三十八年以後，為保密封鎖，我海軍軍艦取消了艦尾上的艦名，在艦艙漆上白色黑邊的舷號，同時艦上水兵帽帶上也只留下「中華民國海軍」；水兵服上衣是套頭無領，有披肩的水手服，打方塊黑領帶，披肩上有兩條白色條線，（英國、美國三條，清末也是三條，不知何故到民國時改成二條，戰前日本海軍是強國卻一條，中共海軍為四條），下方左右角繡有國徽；下褲在兩側開縫各綴兩個鈕子的喇叭褲。

這套標準的水兵服，歷年來雖有細微的改變，但基本上還是大同小異。海軍官兵的制服式樣，除陸戰大隊外，其他單位完全一致。唯一的區別在色澤上，艦艇和陸上行政及後勤官兵，夏白單衣、冬黑藍呢；警衛團卻是「四季如春、綠地如茵」的草綠色，沒變化！這種全草綠色的制服，在當年世界海軍裡是異類，獨創一格。

大陸時期，制服隨季節更換，春、夏、秋是白色。民國四十年時增加了藍色，冬季則是藍黑色的呢料制服，並配發大衣，水兵為短大衣，另有防寒夾克。

我生長在山東半島煙臺市，對大海有特殊的感情。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學校剛放暑假，長輩們的政治嗅覺特別敏感，警覺到國軍即將撤退煙臺！

他們根深柢固的觀念，認為政府才是正統，子弟們跟隨中央軍走，才是正確選擇！

煙臺已成孤城，市民作息如常，暗裡卻波瀾洶湧，街道傳聞有人被抓兵！人心惶惶。危邦不入，危城不居，古之名訓，很多同學都產生留滯和離開的猶豫，親情與利害矛盾對立！

與夢想失之交臂

當時我未滿十六歲，身高卻已超過一百六十五公分以上，被抓兵的可能性很高，權衡利弊，不如自願從軍，於是向家叔的朋友介紹，還找了鋪保，如願當上海軍。我自幼即有一「乘長風，破萬里浪」的心願，等穿上綠水兵服後，還搞不清那是陸上海軍。直到派往劉公島去保護電臺後，方知綠水兵原來是警衛部隊，與操縱新式戰艦，成為最尖銳的甲兵夢想，終究是風馬牛不相及。

個把月後，煙臺易手了，隨著軍艦撤出，當時真懊悔萬分。我隨著部隊搭乘軍艦轉移，從劉公島到長山八島，經過青島到崇明島，最後撤退到澎湖的湖天島。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六月，在澎湖與老師同學再相逢時，才知道自己真是幸運兒！

臥薪嘗膽，勵精圖治，國軍開始每天高唱「保衛大臺灣，反攻大陸去」。政府為復國大計，裁編了綠水兵，將我所屬部隊併到陸戰隊。脫掉綠水兵服，換上陸戰服，搭乘登陸艇，轉乘水鴨子演習搶灘，從此搖身一變成為海軍精銳部隊，為陸軍打先鋒的頂尖勁旅。

兩年後為了追夢，破除重重阻礙，終於進入海軍軍士校，穿上了藍水兵服。二戰訓練，學習機航，有幸身穿雄糾糾氣昂昂的雪白水兵服，參加了國軍遷臺的第一次閱兵大典。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分發上艦後，竟是自己曾做過乘客的大砲艇。想把軍職當志業，就必須進官校。我立定目標，下過苦功，但時運不濟，總是失之交臂，直到而立之年患病退伍，結束了十三年又半載綠藍海軍下士的軍旅生涯。

如果時光倒流，可以從頭來過，我還是要參加藍水兵，操縱新時代之戰艦，乘風破浪，遨遊四海大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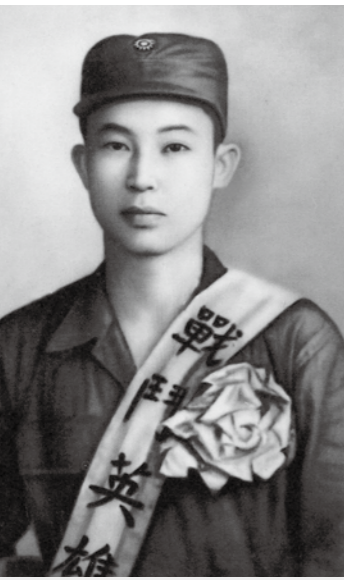
登步島大捷

〔作者速寫〕林宏偉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曾參加登步島和南日島戰役，服務陸軍二十一年，五十九年退役。

登步島是舟山群島系的一個蕞爾小島，距定海沈家門港口約三、四海里，位居衝要。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四日，共軍集結重兵，攻打該島，守軍情勢危急。

國軍二二四團，奉令緊急救援。筆者當時服務於第三營機槍連，連長唐錦雄上尉，團長蕭宏毅上校在作戰中負傷。登步島發生戰爭時，國軍二二四團剛從廣東汕頭撤退，初抵定海，臨時駐紮在沈家門郊區鄉間。十月四日傍晚，戰爭爆發，部隊奉令立即完成戰備。

陸海空協同作戰
午夜，在緊急號角聲中，救援部隊急速趕抵沈家門碼頭。天剛破曉時，援軍已到達登步島，並在守軍火力掩護下，軍艦快



南日島大捷留影
作者民國四十一年南日島大捷的紀念照。（圖片提供／林宏偉）

未竟的百齡壽宴

〔作者速寫〕陳金生，空軍機校畢業，曾任職於空軍松指部，國防管理學院中校教官退役。

七月中旬，父親享壽百歲人瑞，卻同年駕鶴西歸，八十八歲高齡母親鬱鬱寡歡，難掩喪夫之痛。

回想先父生前，與母親縱有看法不同，意見相左，甚至為雞毛蒜皮小事口角，卻絲毫不減兩老間的深厚情感。「拌嘴」反而成為兩老間情感交流互動的方式。

如今先父騎鯨西去，母親缺少了拌嘴的對象，清瘦的臉龐雖然凝望著先父遺照，若有所思……偌大屋子越顯冷清、靜寂。母親幽幽地說：「好多話都還沒跟你爸說，想不到就這樣走了，丟下我吃半棒。你們爸爸造孽（四川話「可憐」之意），耳朵聾，眼睛瞎的，這兩月沒吃東西，也吃不下，又吐又拉肚子，一下子瘦了許多。」

百歲老父倚閭望

的確，端午節前我在國外，小女PO父親照片，瘦削臥床，顯現營養不良，與我出國前，已是判若兩人。回想上次我在國外，父親抱怨外傭不會做菜，盼我早日回家教傭。父親信中：「你終於回家了，她（傭）



作者（中）與父母親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陳金生）

砲臺山部隊的榮耀

晚風習習，寒氣逼人，我打開棉被就地臥下避寒。因天冷，被子又擠進好幾人，或坐或臥。深夜，共軍向我突襲，第一波砲聲響起，棉被就中彈，所有人不死則傷，我幸而睡在中間，竟能毫髮無傷。禍不單行，這天夜裡砲火處處，我數度遭遇危險，滿身砂土硝煙，最危險的是帽頂被子彈打穿，竟只擦傷頭皮，真福大命大！敵軍集結島上殘存兵力，向我砲台山守軍突襲猛攻，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鬥，砲火似春雷，震撼了山岳，也燒紅了夜空，短兵近戰，徹夜衝鋒殺殺，死傷盈野。

最後我軍大捷，擄獲戰俘八百餘人和大批戰利品。我軍在沈家門碼頭，接受各界歡迎和慰問。戰後，我二二四團因戰功受頒「砲臺山部隊」榮銜，官兵咸以最高榮耀。

永遠的傷痛

刀下倖存的手臂

家父說，我的右前肢有兩根尺骨，一根完全炸掉，另一根也「藕斷絲連」，只靠皮肉相連。美國醫生認為，治療不單花費時日，治好也是畸形，言下之意是不如把它切除，經家父再三懇求，醫生才答應予以保留。許多人雖不相信日寇的野蠻與殘害了自己。

於眷村老家。我心中興奮喜悅又有些怪異，父親身體結實，我上前擁抱父親時，父親大聲對我說：「叫你媽不要來看我！」一連說了兩回，揣其意是要老母親賴活長命，我如夢初醒，稟報老母親如斯夢境，母親不改好強個性說：「老頭子是怕我去找他麻煩！」話語令人鼻酸，卻嘴硬心軟。

告別式瞻仰先父遺容時，老母親坐輪椅極度不便，卻盡力俯身接近父親，雙手止不住似地不停撫摸父親額頭臉龐，傷痛不捨之情，無以言表。家兄乃趨前安撫老母親。喪親之痛，親人難捨；喪夫之妻——老母親與父親七十三年的白頭鑽石婚，世間夫妻又能有幾對？

〔作者速寫〕王琛，民國三十八年上海從軍，政戰科，現年八十三歲。著有《兩顆子彈》、《阿兵哥傳奇》、《人間有愛》作品。

封，攻城前大舉轟炸。我們一家四口，家父、舍妹和我都慘遭炸傷，家母時在廚房，逃過一劫。日軍緊接著進城，挨家挨戶搜索「抗日份子」，姦淫擄掠無所不為；有位大娘，年紀已過半百，竟遭到輪流，最後被插上幾刀，看到她滿地哀嚎，鬼子們卻引以為樂。那幾天，文化名城的開封，變成了人間地獄……

當時時局混亂，人人自顧不暇，根本無處就醫。幸好家父曾習中醫，在簡陋的防空洞裡，先用中藥為我包紮，待戒嚴解除，他立刻去見教會牧師，牧師與南關美國天主教會醫院連絡，隨即雇了輛板車，把我和妹妹送去醫院。四歲的妹妹遭彈片劃破下顎；六歲的我傷及右臂前肢。

畸形的手臂為我帶來諸多的不便，民國三十八年「流亡學校」解散，我報名參加裝甲兵，就因此受到拒絕，多虧同學情義相挺，聲稱和我「同進退」，才使招兵人員勉強接受。

身為日本侵華受害者之一的我，誠懇呼籲日本，別再為世界帶來災害，也別讓自已再次掉進野心的漩渦，就像七十年前發動的「大東亞共榮圈」，既傷害別人，也害了自己。

交流道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michaelchang@ccc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延平街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y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